

袁水海:舞蹈托举的人生(1)

◆ 陆其国

结缘国标舞

尽管袁水海长期从事芭蕾舞教学，但早在解放前，当他还在煤业公司做练习生的时候，就通过开在公司旁边的那家娱乐场所，有了耳濡目染的机会，他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在那里跳“交际舞”。袁水海还回忆起，1950年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蹈队工作，当时北京称“交际舞”为“交谊舞”，一字之改，含义似乎“健康”了许多。更让袁水海忘不了的，是高层领导也会出现在舞会上，这样的舞会多出现在中南海。袁水海当时在单位担任舞蹈队生活委员，常奉命率领男女学员去中南海。女学员陪首长跳，男学员陪首长夫人跳。当时基本上是跳“苏式”的舞，只有“慢三步”、“快三步”、“中四步”、“快四步”等。基本上就像踩着音乐节拍在散步、走路。

1960年袁水海调回上海后，基本不再跳交谊舞，因为当时的上海市领导柯庆施不喜欢跳舞，更反对跳交谊舞，所以上海从1953年就禁止跳舞。

大约从1978年、1979年开始，交谊舞悄悄在上海复苏，并迅速升温。不少老年舞蹈爱好者就常常举行家庭舞会。袁水海在上海舞校的同事杨威曾邀袁水海出席一些家庭舞会，袁水海由此认识了一些老年舞者。毕竟是舞蹈教育家，功底本就不浅，又在舞池中浸淫有时，加之更有对舞蹈艺术的悟性，袁水海和杨威这对“舞搭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磨合，很快就掌握了国标舞的一些技巧，并通过比赛脱颖而出，独领风骚。

袁水海、杨威国标舞跳得好的名声，很快就在上海传开了。当时杨威的儿子正在同济大学读书，有一次回家和母亲商量，说同学们特地委托他来邀请母亲和袁老师去他们学校，给同学们讲解舞蹈知识。

袁水海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和杨威来到同济大学大礼堂，受到2000多名学生的热情欢迎。袁水海和杨威那次讲解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当时他俩一个讲芭蕾舞，一个讲民族



著名舞蹈教育家袁水海早年师从苏联芭蕾舞专家，曾在多出世界著名芭蕾舞剧中担纲各种角色。他还先后参与北京舞蹈学校和上海舞蹈学校的建校和任教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欣赏世界芭蕾舞台的新秀。退休前后他华丽转身，先是成为出色的国标舞者，继而又当上国标舞教师，与搭档一起，培养出不少获奖舞者，并被中国国标舞总会任命为国标舞国际评委，还成为英国皇家舞蹈家学会会员。2006年，鉴于袁水海在中国国标舞推广及教学中的突出贡献，中国国标舞总会授予他中国国标舞总会红星勋章。（本文摘自《舞蹈托举的人生·袁水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1月版）

舞，然后轮流讲解国标舞，边讲解边示范。学生们听得入神，看得更是目不转睛，以至讲解结束犹不过瘾，恳求两位老师继续来学校上舞蹈课。结果袁水海和杨威前前后后共去同济大学讲课四次。每次讲课都被挤得要爆棚。

袁水海和杨威在同济教授舞蹈的消息传开，复旦和交大也前来邀请他们。到后来除了高校，社会上各种培训班也慕名前来请他们前往授课。从那时起，袁水海和杨威的身影频频出现于歌剧院大厅、青年会、文联俱乐部，以及一些学校教学点。那时袁水海和杨威的课排得非常紧，比如在歌剧院大厅教学，一个晚上要排四节课，两节课教拉丁舞，两节课教摩登舞，80多个学员，但见满场舞者人影晃动。尤其是一些在上海工作学习的老外以及他们的家属，知道袁水海和杨威教国标舞，也都兴冲冲慕名而来。

看过谢晋导演的电影《最后的贵族》的观众也许还记得，影片一开始潘虹等演员饰演的角色翩跹舞蹈的优美舞姿吧！其实演员们的舞技，正是谢晋导演邀请袁水海和杨威，去突击教会她们跳交际舞的。袁水海和杨威因此还有幸在这部电影中客串了一把舞客的角色。袁水海后来戏称他也曾经“触电”呢！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入境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中不少人是国标舞者，提出希望有国标舞交流活动。外事部门为此找到上海市舞协，希望由上海市舞协来组织这类活动。市舞协便找上袁水海、杨威。在此过程中，市舞协也发挥了宣传、推广新的国标舞乃至

组织表演的作用。随着中国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多元展露，国标舞也增加了竞技性，也因此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国标舞比赛。能够在这样的比赛中脱颖而出，是所有参赛者的愿望，因为获得这样的荣誉，即意味着被公众接受和认可。袁水海、杨威曾经有针对性地培训了一个班，在全国国标舞赛事上送出过不少参赛选手，这些分布在各个组别的选手，基本都能摘金夺银。

1985年，通过严格考试合格，袁水海被录取为英国皇家舞蹈家学会会员。之后袁水海和杨威通过了英国皇家舞蹈家学会派来的考官玛莉·布朗女士的考试，获得了英国皇家舞蹈家学会的评委资格。

1988年，中国国标舞总会举办第二届全国比赛时，上海还没有选手能组队赴赛。1989年，上海市舞协希望袁水海和杨威能够组队去参加全国第三届国标舞比赛。袁水海、杨威利用暑假歌舞团演出休整期，组织了一批上海歌舞团的优秀演员耿涛、许平、李海平、徐剑飞、张媚华、范进明等，教他们拉丁舞中的伦巴、恰恰、桑巴三个舞种，然后编成组合赴赛。结果一举包揽了拉丁舞类的全部一二三等奖（三对选手），袁水海、杨威也荣获“优秀老师”奖。

此后，袁水海、杨威除了在每年一次的全中国国标舞比赛中出任评委，还不时会应兄弟省市队的邀请去办培训班；或给一些省市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的比赛做评委。1994年，当时在静安区文化馆工作的曹洪及舞伴李

莉，有一套“探戈”舞步组合深得袁水海和杨威赏识，经前者同意和支持，袁、杨二人将其编成一个探戈集体舞，由曹洪、李莉领舞。此时正值唢呐演奏家刘英从国外获奖回来，于是请他吹奏探戈舞曲，结果演出效果特好。后来上海演出队去北京参加国庆五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在中山公园演出。这一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方探戈舞相结合的节目，在当时反响热烈，上海国标舞的名声也因此得到很大提升。

1996年，中国国标舞总会组织袁水海、杨威等一批较早开始参与国标舞工作的舞者及教师，去观摩当年在英国黑池举行的国标舞比赛。当时袁水海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飞赴黑池。第一次看到那样大的场面和规模；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比赛组别和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各级别、各年龄段的选手；尤其是第一次亲临具有如此高超而娴熟技艺的比赛，袁水海深感震撼。同时他也深切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没有专业、正规、系统的训练，任国标舞只停留在民间，就很难跳出名堂。

此后在国内，国标舞学校逐步建立。北京舞蹈学院首先开办了国标舞系。1999年上海戏剧学院成立舞蹈分院，也有了国标舞系。凌桂明任舞蹈分院院长，杨威任系主任。袁水海献计献策。曹洪、李莉等一批上海优秀选手破格应聘为教师。后来，他们培养的一批学生，多成为国内现代舞获奖者，尤其是杨超和谭铁琳，曾获得黑池21岁以下组冠军……

2005年，在即将出任新加坡评委前，袁水海突发小脑梗，住进了医院。由于他的脑梗灶压在语言区，因此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说不出话。经过治疗，病情终于控制住了。随后就回到家里做一些康复治疗，得以慢慢有所恢复。

如今袁水海说话口齿有点含混不清，没法再给学员上课。2006年12月1日，中国国标舞总会鉴于袁水海在中国国标舞推广及教学中作出的突出贡献，特授予他中国国标舞总会红星勋章。

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此，美国中情局二把手丢了官，受到应有处置。尽管美国最终理屈词穷，威风扫地，但中国也蒙羞受辱，颜面尽失。

在人类已经迈向海洋世纪的今天，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要有有效捍卫自己的海洋主权和权益，还必须有能力维护自己在海外的权益。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昭示我们，一个不能拥有海洋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一个不能走向海洋的国家，是难以登上大国舞台的。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必须成为海洋强国！

更令刘华清不能容忍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耀武扬威的霸道行径。1995年，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默许下，李登辉借访美之机，公然鼓吹“台独”。为警告李登辉不要一意孤行，中央军委决定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导弹演习。然而，演习期间，美国竟将其太平洋舰队的“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开进台湾海域。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公开宣称，其部署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是明目张胆的武力恫吓，是对中国主权的蛮横践踏，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台湾及其周围海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天经地义，与美国何干？

一股热流——航空母舰论证预研的热流，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界奔涌。自刘华清1984年公开倡导并组织开展航母课题论证以来，国内舰航、航空、电子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群起响应，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航母热”。

最早付诸行动的是舰艇研究院。作为刘华清曾经亲手创建的“嫡系部队”，继海军第二次航母论证学术研讨会之后，1987年10月，舰艇研究院首次航母学术研讨会便在青岛召开。研究院领导和专家们从2000年世界战略态势看海军和航母的重要性、我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1988年8月，国防科工委几位专家联名上书，提出进行航母和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的建议。刘华清迅即作出批示，要求总参、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协同研究落实。

24.编了一个理由搪塞过去了

当年“外甥皇帝”祖堃在厂里风光得很，单苏巴结得紧，两人轧过朋友，不想到了谈婚论嫁时，秉逊偏要外甥回乡娶亲，祖堃不敢忤逆，两人只得分手。公私合营后，看到祖堃娘舅剪上了私方厂长，单苏跟旧情人夹缠起来，为的是摆脱包药的苦差事。祖堃虽然不过是个司炉工，却充大好佬，满口答应。娇鹏知道后劝祖堃少掺和，还拿他考药剂师说事。

前前后后，单苏到河滨大厦来过十来趟。最初还有小姊妹作陪，后来就独自上门，也不避嫌。娇鹏忆家孝时，来得尤其勤，常常提着一堆礼品。娇鹏明知祖堃办不了这事，况且也怕欠人情，可拒绝来客又抹不开面子。这样一来，反倒不好意思，总是好菜好饭款待。单苏嘴巴甜，热络得不好。趟趟来了，也不闲着，帮相得起烧菜做飯。还领着家想去吃吃的，跟孩子混熟了。不知怎么一来，竟传出单苏是娇鹏的表亲。所谓“一表三千里”，她便顺竿爬，俨然成了老表。

然而很蹊跷，突然之间，单苏说不来就不来了。娇鹏怀孩子长达九个多月，祖堃当“和尚”寂寞难耐，偏偏又不争气想跟妻子缠绵，碰了软钉子，又没法发作。渐渐他家里呆不住了，老想往外跑，一跑，自然跑到了单苏那里。小屋里，有架留声机，皮黄越剧，上海三、四十年代老歌，还有苏俄歌曲，应有尽有。见祖堃没事喜欢喊几声子绍兴大抵，她便乐意陪他一起去看绍剧，看多了，居然能把“三五七”、“二凡”唱得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妻子坐月子时，祖堃借口读夜校，频频跟单苏上馆子、看绍班、喝咖啡。但即便这样，他待妻子还是非常好的，对两个男孩更是从心底疼他们。他特别喜欢孩子，嘴里常挂着“三碗下饭一个罇，五亩田地（儿子）一个园（女儿）”，那才称心呢。

孩子满月后，每礼拜，祖堃夫妻俩照样坐三轮车去老闸戏院看绍班。有好戏一场不脱班，遇到新上演一个剧目，每每让祖堃先看完了，隔日夫妻俩带了家怨再去看戏，家孝则交给祖堃照看。祖堃一面啃俄文、温课、做考卷，

一面摇着摇篮。照例，哥嫂看戏回来，总会带回来夜点心犒劳他。不知从何时起，单苏又来河滨大厦做客了。还是带了礼品来，主人还是留饭。她似乎变得有点神经质了。娇鹏料想，这大概是调字间落空的缘故，因此总觉得亏欠了她。她跟祖堃说话容易说拧了，话里带刺，这像什么？娇鹏早就想下逐客令了，可得于情面，也得于送来的东西，总不好意思启口。

六月里的一天，娇鹏带家怨、家孝去外滩看轮船，因为工房里孩子特别多，经常发生吵架，家怨弄不过别人，一开打就挂彩。母亲既心疼孩子，又怕邻里间伤和气，顶好的办法是避避开。一天回来，看见祖堃一头扎进家里去，却不知为何猛然间退了出来。平时这个时候祖堃不在家，正巧今天回来取实验作品。娇鹏看见小叔子红着脸往外跑，便问他什么事？祖堃虽闷声不响，却异常机敏伶俐，编了一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回到家里，娇鹏见祖堃刚爬下木扶梯，单苏靠窗侧身坐着，在用手指耙梳头发。娇鹏偏不肯往坏里想，其实心里也明白，丈夫真有坏脑子，管得了眼前，管不了外面。

一年秋天，邻居家里挂桂花，家怨也要，娇鹏拗不过，推着卧车，牵着家怨的手，一起去寻卖花人，但小贩拐个弯早没影了。结果，还是看门人在大厦小花园里摘了些送给他们。带回一大捧桂花，玻璃瓶小要翻倒，还非得用广口瓶插不行。广口瓶在屋里，娇鹏伸手旋了几下黄铜钮门，可则怎么也旋不开，门毛玻璃后面依稀还有影子。娇鹏看了一怔，没吱声，回到二阳台里高声关照家怨看着点推车里的弟弟，便拿了漱口杯到水槽盛水去。她前脚刚离开，祖堃跟着就出来了，低低吹了口哨。然后，大模大样跟儿子说桂花枝，还在儿子脊背后用手指教他怎么写“桂”字……

少顷，娇鹏掰了桂花枝插好，回家给家孝喂了奶，捅进了煤炉子烧夜饭。丈夫抱着家孝，涎着脸搭讪着，妻子只顾忙，也不吵也不争，只是不想看他。偏巧夜里有一场《三请樊梨花》，原先就买好票的，不能不去。出门前，娇鹏格外留意起打扮来。几番催促之后，她才挽着丈夫，穿过拥挤的甬道。邻居见了他们恩爱的样子，总不忘称赞说：“看！人家蔡家嫂福气多少好呀！”

徐策

上海霓虹

